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一九

翁山文鈔十卷 屈大均 撰

翁山文外十八卷 屈大均 撰

雅坪詩藁四十卷 陸 萊 撰

一

一二三

三四三

序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是文也蓋言言辭之短長音聲之高下也而世之能知其所以然者或鮮矣予讀歐陽子集其片記誌傳諸作有重見者或增刪一二字或更易一二句其首尾無不同者多至十數百大約改本爲定本見於全集原本見於外集俾後之論文者得以爲世又傳醉翁亭記稿字竄句削原本無一字可辨識者最後乃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初則南朔東西某某諸山計二十字爲句又傳書錦堂記已削稿致去越數日又往索之曾起二句而字以歸之又傳公每一文成必粘於壁迴環朗誦不輟苟言辭與音聲有未協者必數易草焉然則謂文可以信筆而書無俟於增刪更易者雖其天資甚高亦必爲歐陽子之所鄙棄即不能有合於聖人之教其人其文同於阿承民滅已耳安足其能行遠乎哉翁先生之歐陽子也其爲文能知其所以然皆本乎六經子史以立言而又精思出之沈構得之序記誌傳既無不備名之曰文外行於世久矣予過廣上之論文有合因出其集屬加評次得其尤者

黃之甲乙之名曰文鈔先生又手定之或一篇

中有增者刪者更易者或數字或一二句亦有不
必增刪更易而已無不協者將以之爲定本與原
稿並行俾世之讀先王文者亦可以觀於是焉蓋
嘗瞻於古人而知之矣古人如是則行而遠古
人不如是則行而不遠不獨歐陽子也其不知者
則曰文者經天緯地之謂也可以揚休烈於無窮
誅姦邪於既死者也而乃以是求之得無失之小
乎予曰是乃所以爲文也不文則爲善者雖書之
而行之不遠則賢人節士無以勸不文則爲惡者
雖書之而行之不遠則亂臣賊子無以懼噫文之
有關於世教如此非小補也翁山之文固可以爲
天下之爲善者勸而爲惡者懼矣夫

常熟 薛 熙 孝穆 撰



翁山文鈔目錄

男
明洪
明泳
編

卷一

序

卷二

記

卷三

碑
碑記

卷四

傳

明洪
明泳
編

卷五

墓誌銘

卷六

墓表

卷七

說辯

卷八

書後
雜著

卷九

書

二十

頌贊銘哀辭

翁山文鈔

翁山文鈔卷一

番禺 屈 大均

常熟 薛 熙

洪範皇極大義序

洪範之篇商之家學在焉考商之家學始於契而契之母簡狄爲帝嚳次妃契與堯皆帝嚳之子也史稱帝嚳執中而天下堯傳其統亦以執中命舜舜使契爲司徒以敷五教以其能承帝嚳執中之家學也其後契十四世湯復以執中繼之至箕子而其統將墜而不傳之武王則執中之家學將

於天下故箕子者契與成湯之慈孫而契者帝嚳之孝子者也皇極之義自箕子始言之夫子殷人故本之而言易有太極太極者何皇極而已矣皇極者何中而已矣當嘉靖之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進講而歸重於皇極一論爲之大義時疏奏之方是時世宗肅皇帝加意洪範之篇親爲其傳故公推廣聖意以爲言曰皇建其有極即書所謂建中於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即書所謂民協于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謂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繫在上者之作則即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爲準能發先儒之所未發蓋深得皇極之旨而爲箕子之一脉相承者也昔張文獻以千秋金鑑進唐玄宗而丘文莊以大學衍義補進我憲宗湛文簡以格物通進孝宗皆吾粵人爲大臣而以道事君之可法者噫公蓋與之爲四也哉

薛孝穆曰天地之道一中也自執中以至陽明

子之致良知無非中也特其名異耳何紛紛聚

訟爲究之自得則無一非中方文襄以皇極即

建中爲千聖之同固已發千古之秘而翁山以

洪範爲商之家學一語尤奇則謂洪範爲吾夫

子時中之家學也亦可即謂陽明諸儒之家學

也可

翁山易外自序

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先儒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子易外不載經文。蓋遵古也。亦不敢以爲易傳而曰外之者。自外乎易也。亦取韓詩外傳之義爲易之外篇也。如夫子之文言。蓋文其言以文爲事。而不必其與象爻之旨合也。亦假易以寓其父者也。寓麗也。文寓於易。日月之麗乎天。謂其麗乎天之內。天之外皆可也。外內不離乎天。則外內亦不離乎易也。然子又有說焉。易之內太極是也。內不可見。以外之畫之象。象之欲人從外以見內也。畫者无文之言。義之易外也。象爻十翼者。有文之言。文王周孔之易外也。故易无內也。凡有言皆易之外也。故夫子曰子欲無言則易內也。以凡有所言止。能言其外不能言其內也。能言其外故可得而聞。不能言其內故不可得而聞也。斯旨也。惟子貢知之。夫子之文章。夫子之易外也。四時行百物生。夫子之易內也。嗟夫。易出於天。天有易。惟天能言之。人則安能言之。雖聖人亦安能言之。言則爲外而已矣。爲外而不能已於不言。則與其合也不如其離也。合之以爲內。卽離之以爲外矣。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三

翁山文鈔

四

子嘗以言詩之餘言易。謂言易莫精於三百篇。而文王之詩尤明暢。周公蓋以作文辭之餘發爲雅頌者也。中庸言易多以詩孟氏亦然。皆離之以爲外者。也是吾所以作易外之意也。書成爲卷七十有一。藏之於家。以爲子若孫一家之言。

薛孝穆曰。翁山以語言文字爲外。猶可也。以卦畫爲庖羲之易外。以四時行百物生爲夫子之易內。千古無人能道。翁山能道之。所以筆無纖塵。卽道至而文深之謂也。他人之言易者多蹈襲宜其文之腐矣。

童子雅歌序

詩三百。夫子皆絃而歌之。其教子與弟子亦皆學詩爲言。蓋學詩之本在歌書。曰歌永言。記曰。教之爲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又曰。子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誦者。其歌之始乎。歌者。其誦之終乎。誦以知古人之志。歌以永古人之言。乎。自未成童已如是。則其興觀羣怨之心。浸淫日久。於是以事父則仁。以事君則義。授之以政。則達。使四方則辭命斐然。斯學詩之效也。哉。則詩不可以斯須去身。歌亦不可以一日而忘也。哉。西寧張使君初下車。卽開社學。羣一邑之童子而教之。予謂童子始學以詩爲先。然三百五篇能誦而不能盡歌。歌必取其要切於人倫日用。使育之於心。抑揚之於口。始而說。繼而嗟。歎終而手舞足蹈。纍纍貫珠。如抗如墜。而不能已已。而後爲師者。養正之功。乃成焉。於是取宛平孫退谷先生所錄君臣之詩五篇。曰鹿鳴。曰四牡。曰皇華。曰天保。曰假樂。父子之詩五篇。曰凱風。曰小弁。曰陟岵。曰鵲羽。曰蓼莪。夫婦之詩六篇。曰關雎。曰卷耳。曰栢舟。曰谷風。曰雞鳴。曰蟋蟀。兄弟之詩五篇。曰棠棣。曰行葦。曰角弓。曰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五

葛藟。曰杖杜。朋友之詩五篇。曰有杖曰菁莪。曰伐木。曰南山。曰谷風。凡二十六篇。以貽使君。使命社師教之歌。每日命十一歲以上者。以上午歌。歌時五人一行。五詩一歌。一行歌。乃更一行。使十五以上二人糾儀。十歲以下聽而不歌。十五以上朔望大合歌。乃歌朔望合歌十五以上一行。十三以上一行。十歲以上一行。以次而歌。此大均之所以詔也。

薛孝穆曰。歌詩。小學之一端也。行之久而自有效。後分行一段。又是小學之節文。虔敬幼而習之。吾見其長。而彬彬稱儒雅矣。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六

陳議即集序

陳議即何以有集也。屈大均曰：議即無集也。而爲有集也者，以其奏疏二篇，吾粵文章之所始也。今夫泉之初出，其源可以濫觴，非至于再至于三，而不成。讀議即之文，至于唐而爲再矣，至于宋而爲三矣。至有明則歸海而爲溟渤矣。古人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重其本也。然則吾論纂廣東文集，先議即而後及夫唐宋明諸家，其亦溯本窮源之微旨也哉。嗟夫，吾粵自漢元鼎初，卽爲郡縣，至建武百五十年，議即乃赫然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七

以春秋名家。當夫光武重興日月鴻朗，議即卽以立左氏于學宮，爲請以春秋之書有所褒譏貶損，其法謹嚴，非左氏傳不能明其大義。人臣之所以不知春秋而爲莽之篡弑、雄之阿諛、繇于不知左氏傳耳。左氏傳蓋春秋之梯航也。先是周顯王時，南海人高固爲楚威王太傅，以鐸氏春秋進于王。鐸氏名椒，其所爲書蓋採取左氏傳中成敗卒四十一章，名之曰微，使其王易於觀覽，而因固以効其忠誠者。當是時，揚越新臣于楚，使公孫嚭築楚庭焉。然其僻在蠻荒，猶然蛟龍雜處，與半裸之民不

相上下者也。固嘗北學於中國，耶夫子欲居九夷，揚越在當時夷也，乃有固焉，能知春秋獨早其夫子之神明所注耶。則固亦開吾粵文學之先者耶。初左丘明作春秋傳，以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以授虞卿，其爲鐸氏抄撮也，則以授固。議即生長蒼梧，與南海密邇，豈嘗得固之所傳於椒者，以爲家學耶。其請列左氏傳爲固之固之心，以是爲啓沃耶。嗟夫，光武重興，爰尚經術，一時海內學子莫不抱持六藝雲會東京。議即卽以褐衣名見，可不謂榮。而是時皇帝方臨雍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八

自講議即卽以童越之人趨請其際，與諸儒進講終日，固雖不窮俾冠帶之倫，園橋門聽者歡欣鼓舞，以爲高計自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以故左氏之立劉歆始之，議即終之。左氏傳所賴以不亡者，則一疏之力居多。錄之以冠廣東文集，爲溯本窮源之舉，使天下人知二百家之權輿其淵源所自，一本於經學者，豈不爲嶺海之光耶。議即名元

劉川人

薛孝穆曰：文貴獨繭抽絲，而千迴萬折不窮此古人心法也。是篇繇議即而溯高固，繇高固而

湖左氏皆一絲貫下而又曲折出之真者世之作後人繇議即而及夫唐宋明諸家翁山又當爲粵之集大成者哉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七

評孟子序

夫子稱文在茲不曰道在茲何也蓋道非文不明言文所以言道也天不言文乎而天言文則以日月地不言文乎而地言文則以山川聖人之言文也則以一奇疏天之日月焉以一偶疏地之山川焉故奇偶者易之始也亦文之始也然則舍奇偶而言文是豈聖人所以通神明而類萬物之旨也哉吾友朱雪鴻之評孟子也以爲文之至者有一奇一偶之理存於中必有一奇一偶之象著於外故孟子七篇之文有全體皆偶者有分奇爲偶者有合偶爲奇而終分爲偶者其法不一左氏司馬遷已時用之韓愈氏亦然故知天地之流行不越奇偶文章之流行亦復如之其變化則在神而明之焉且夫易尚錯綜然惟有奇偶故能錯綜日與月不同同一光明而日錯於晝則月綜於夜山與川不同同一形勢而山錯於西北則水綜於東南風雲之蒸變艸木之榮落莫不皆然物以序而生則必以雜而成文王之序卦爲始則孔子之雜卦爲終序其直也雜其曲也物生於直成於曲動於直而靜於曲直則實有以養之曲則貴有以致之

此爲文之法也。韓愈氏稱易奇而法故爲文之法莫備於易。未得於易而先求之於孟子亦庶乎思過半也。哉雪鴻以孟子之文教人蓋欲人學孟子之道宜學孟子之文六經之旨論語大學中庸之旨皆以孟子爲歸是不可不察云爾。噫嘻斯亦有功於斯文也哉。

薛孝穆曰。盡天地間事物之理無非一奇偶之數不獨文也。雪鴻能拈出孟子之文而翁山能證之以易皆確然之論。

翁山文鈔 卷之一

陰符經註序

陰符經相傳黃帝之所作。然史遷五帝本紀未嘗言黃帝有書。惟正義云黃帝著占夢經藝文志又云黃帝舉風后力牧爲相風后著兵法十三篇孤虛二十卷力牧著兵法十五篇亦未言黃帝有陰符經。豈陰符經卽兵法中之一篇歟。抑言兵始於黃帝而陰符有天生天殺用師十倍之語是卽風后力牧之所爲歟。上古聖人無書自庖犧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而後聖人始有書書始於天之垂象庖犧則之於天而神農黃帝堯舜氏則之於庖犧神而明之以化成天下蓋自庖犧至堯舜皇與帝相傳固皆以易爲治矣。然易不可見聖人因以象見之制器所以明象明象所以明理故陰符有爻有奇器是生萬象之語天地大奇器也萬物小奇器也陰陽相推而變化生八卦神機甲子鬼藏互相爲勝聖人制之以自然則陰符者其易之傳乎。八卦爲天地之傳則陰符者其易之傳乎。世嘗言說卦中天地定位以下九章卽古八索孔子述而傳之然則陰符亦八索之遺而爲孔子所刪者歟。其書卽非黃帝與風后力牧所作而能與易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三

祖表裏亦儒者所不廢則傳陰符者不即所以傳易也歟朔方郭子年老而好學既於易極深研幾今乃以其傳易之餘又傳陰符吾嘗愛其善言神矣夫說卦稱帝稱神可謂極其玄微而陰符言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神所以神郭子以爲神之神見者顯者不神之神隱者微者神之神用也不神之神體也日月之明爲神之神其晦也不神之神日月以用晦而明人心以用闇而章故曰神斯說也不惟得陰符之奧實得易之奧焉吾欲善之而爲書其端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四

薛孝穆曰翁山先生精于易理故所見無非易見陰符卽以爲見易矣予謂盡天地間事之有理者固莫非易卽文字中有言詞之短長音聲之高下亦卽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幾也翁山知之故能言理而不腐悟此者然後可以讀翁山此文

怡怡堂詩韻序

古聖人身爲度聲爲律凡所有言莫不協乎自然之韻易之象爻十翼書之典謨訓誥或三四言或五六七言咸依韻以爲節奏與詩相彷彿蓋亦古聖人之詩也歟大抵古聖人之詩體不必分多藏於易與書之中而人不知亦有專以詩爲體者則黃帝時斷竹黃歌至堯而康衢擊壤有謠神人有暢舜則有元首股肱之歌皋陶八百咸稽首進和至禹而包山襄陵塗山諸歌及岫嶠碑碣益洋洋麗藻矣蓋上古聖君賢相聰明睿哲天才所發無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五

不善爲辭章惜乎年代懸遠古辭亡而古音亦失改今學士大夫所爲古詩皆往往不知古音夫音雖古乃雅音之韻者曰韻韻字從員員爲天規屬陽方爲地矩屬陰陽雷之聲也出於性之正陰風之聲也出於情之偏爲詩者能善用夫一陰一陽之韻使清濁高下以序相諧大不過剛細不過柔其文辭復足以暢達其喜怒哀樂之志斯則既和且平而可與三百五篇不相悖也哉予少喜爲詩每憾天下人用韻不知簡擇一韻之瑕累其句且以累其篇以爲詩必宜選題而後作題不雅則宜

感其篇韻不雅則宜廢其句蓋篇之雅以題句之雅以韻一陰柔之一陽剛之剛以行其氣柔以使其才然後宮商相叶正變得宜可以被絃歌登朝廟而神人悅豫此乃神明之感應之機關乎勿穆元化非可以一藝而易忽之者也某使君兄弟最相友愛政事之餘流連景物輒分題倡和思以詩世其家聲其詩務在選韻韻以甲乙分之甲韻以爲今體詩乙韻以爲古體詩於是東莞陳子錄之以成怡怡堂韻一書予見而稱善謂詩家金科玉律之本在是因爲之序而歸之

卷之一

五

薛孝穆曰明太祖云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青清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也大哉王言惜未有能遵之者是本分以甲乙當卽此意歟惜未之見姑識於此

東莞詩集序

昔夫子作春秋以繼詩詩雖亡而春秋不亡故春秋者詩之所賴以不亡者也士君子生當亂世有志纂修當先紀亡而後紀存不能以春秋紀之當以詩紀之此蔡子平叔東莞詩集之所以作也東莞自宋嘉定間竹隱李先生父子出而後東莞始有詩明興東莞伯羅山何公真繼之三百年來洋洋乎家風戶雅爲古體者以兩漢爲正朔爲今體者以三唐爲大宗固廣東詩之淵藪也天地之道其發之遲者必光昌之久廣東居天下之南而東

卷之一

五

莞爲廣東之東東者日之所始其人之文明宜居天下之先反居天下之後後蓋所以爲先也大隨日者也日之所始則爲水之所終水之所終則爲日之所始東莞南當大小虎門五嶺之水之所歸三江之水之所匯汪洋萬里極于沃焦而祝融之宮闕浮沉其際每當夜半潮雞爭鳴有初日大徑十餘丈從風濤湧出光射扶胥此廣東人之所受以爲文明者也而東莞輒先得之故自洪武開天之初東莞伯卽以功名顯著其武烈文謨固將垂之百世而其詩復爾可傳平叔東莞人始祖西

府君爲西山先生四世孫考西山先生三子兩孫皆學於朱子而九峰爲朱子女婿九軒覺軒則皆朱子之外孫也朱子之史以綱目直繼春秋乃建陽蔡氏一家之學所宗平叔生於數百年後能溯其始祖淵源所自思以東莞詩集寓其大書特書之微旨斯亦有功於綱目不愧爲朱子之外聞孫苗裔也者美哉斯舉豈非卓然有以自見者哉是集也於宋首紀竹隱以其不仕元也於國朝首紀羅山以其能歸命大明也意良深厚雖一邑而隱然繫天下之重焉一邑者一天下之本雖繇此而集天下之詩可矣予向者有嶺南詩選前後二編前集自唐開元至有明萬曆後集自萬曆至今尚未就平叔斯集爲吾之先聲故嘉之而爲序其端

薛孝穆曰先從東莞發論又從蔡氏發論所以不浮不泛詩文貴言性情者此之謂也

翁山文鈔 附

天

翁山文鈔 附

七

麥薇集序

昔箕子作麥秀之詩以自歌詠殷民聞之罔不嗚咽流涕動其不忘故國之心殷民者蓋周之所謂迷與讎之百君子也當是時百君子遭逢大變其慷慨激昂纏綿悱惻必多見諸詩歌而自麥秀與采薇一詩而外篇什無聞豈周之人惡其刺譏觸其諱忌不便流傳於世歟伯夷之所謂以暴易暴其辭過直隱士之放言也夫子曰民到于今稱之夫卿士大夫不稱而民稱稱其能放言歟抑稱其能餓于首陽之下歟斯民也其猶殷之迷與讎者之苗裔歟然夫子嘗自謂殷人而嘗冠殷章甫之冠夫子生周中葉而不忘殷所謂民者抑夫子之自謂歟嗟夫夫子誠殷人也故嘗於殷之忠臣義士諄諄在口以泰伯爲至德矣以微箕比干爲三仁矣論災逸民則以夷齊之不降不辱爲首矣又謂虞仲放言意處仲當時亦多有所歌詠而夫子及見之歟嗟夫商有頌而無詩其詩僅麥秀采薇二篇流傳於世然商頌乃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則商頌者孔子之家乘也孔子於詩存商頌不敢忘其也何以麥秀采薇二篇不錄於三百篇中

豈以其於風雅頌無所可屬耶。然黍離之作已見于王風。而麥秀采薇不及焉。豈孔子于二詩亦偶不及見之耶。嗟夫。士不幸而爲逸民。復不幸而所爲詩與箕子、伯夷同其銜。哀飲恨者。湮沒不傳。無以爲忠臣義士之所興起。故家遺俗之所流傳。斯非有志刪述者之責歟。大均不敏。故嘗博觀昭代。始自崇禎之季。至于長曆之年。爲朝者四。爲世者一。其間已仕未仕而爲逸民者。隱忍不次。實繁其。人。其身既繫乎綱常。其言復合于風雅。吾謹采之。編爲一書。名曰麥薇集。以上擬夫箕子、伯夷焉。集

翁山文鈔

原

大

凡十卷。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終。猶夫子殷人多稱殷人。而以殷之人爲懿親也。云爾。

薛孝穆曰。通篇俱作虛勢。所以出之愈新。幾于無一語不奇矣。至其胸中一段。不可磨滅之氣。又在言外見之。嗟乎。有是氣者。可以無言。翁山有是氣。而又能言者。歟。

滋陽郭君詩集序

子嘗取孔子所作樂琴。將歸息鄴。臨河丘陵。倚蘭龜山。去魯楚。聘獲麟。螭蛄鵠孤。鵲曳杖。凡十三歌。及曾子歸。畊魯人驚。成人朱儒南。蒯魯處女。魯陶嬰。凡七歌。爲魯國風雅之祖。曲阜顏修來見而稱之。以爲魯之詩。散見于歌謠者。在春秋時。所傳不過是耳。然曾點暮春數言。乃瑟歌也。夫子問其如點。卽取所鼓之瑟。歌以對也。子謂孔門諸子。朝夕所絃而誦者。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而不自作歌。使得援琴動操。皆如曾氏父子。則風雅之篇。

翁山文鈔

原

元

洋洋盈耳。豈不爲列國中之最盛者歟。郭子某甫。魯之滋陽人也。滋陽距曲阜不數十里。郭子數就古陋巷。讀修來所撰樂圖集。與之講求。正變沿溯源流。其詩歌之善。出風入雅。有典有則。爲修來之所稱久矣。子修來友也。前在秦中。後在吳下。往往相見。修來有所作。短篇長律。一一舉以相商。吾兩人神智既同。取舍不二。郭子之詩。修來以爲可。則子亦不得以爲不可也。而豈有所阿於其間也哉。噫。魯人之詩。自春秋以後。鄒有韋玄成。沂有諸葛孔明。王羲之。鉅野有王粲。東平有劉楨。鄒有何遜。

臨沂有王融。顏真卿曲車昔有孔融。今有修來郭。子復起滋陽。繼其遺響。吾亦可以無憾矣夫。

薛孝穆曰。就魯地發端。亦夫人之所能。獨以十三歌七歌冠之。斯爲奇絕。

翁山文鈔

附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離騷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聖人之旨。相合其曰。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又曰。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此非孟氏養氣之說耶。不與大易保合太和。窮神知化爲一貫耶。司馬遷采懷沙之篇。以入列傳。豈非以人生有命。各有所錯。疾不可讓。願勿愛兮。數語。又有當於易所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箋註六經四子。卽爲離騷作傳。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而豈徒愛其文辭能兼風雅與其志爭光日月耶。薛文清云。

翁山文鈔

附

主

遠遊篇中。道可受兮。不可傳。大無外而小無垠。善於形容道體。孫文介云。離騷首稱帝嚳。次堯舜。又次湯武。諄諄祇敬之意。至述永生之際。廓然世外。清淨澹居。非大有道術者。不能發嗟夫。此皆求三閭於道而不徒求之於忠愛。纏綿哀怨。隄惻之中者也。按史記。帝嚳既執中而徧天下。夫中之象。天以河圖垂伏羲以八卦。則而後神農黃帝演之以至于帝嚳。而堯以允執之而命舜。則堯之學得之於帝嚳矣。三閭能溯厥淵源。推明授受之所自。則三閭亦得統於帝嚳。無墜其緒一之道者。今徒以

其善於騷些。驚采絕麗。爲可直繼風雅。抑何得夫而遺其本也哉。大抵古之聖賢。多以詩言通。見於三百五篇者。不一而足。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皆至道。闢與往往極乎廣大。盡乎精微。發三百五篇之所未發。故漢代詞人。尊之爲經。以與六藝並行。於天壤間。獨健仲尼。未及見。不得取而刪定之。以補楚國之風也。今學士大夫。讀離騷者。而忠者得其忠。文者得其文。蓋自宋玉景差。唐勒。以至今茲。大抵皆三閭之弟子矣。然而師其文。當師其學。師其學焉。而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同久生。盡性立命。非卽所以學夫詩耶。予之爲三閭書院也。與二二同志。稱詩說易於其中。惟日孜孜。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閭末肖。分當云爾。然亦以楊粲向無三閭祠廟。士大夫與子相交。以爲屈氏子姓也。輒欲瞻拜其先大夫。而無處所。有此書院。則南屈之俎豆。以爲歸湘纍之湯沐。以爲本土大夫之欲振興風雅。以爲倡和之地者。其不肯舍此騷聖之居。蘭橈桂棟。芳菲滿堂。而求之於釋老之宮也。亦明矣。今與斯會者。凡若而人。皆大雅君子。能別邪正。知道術之所歸者。故先以其所撰詩賦樂府。梓之爲

三閭書院倡和集。歲時有事。俾子弟絃而歌之。以樂先大夫之神聽。斯亦莠林之盛事。而吾靈宗之有光也哉。梓旣成。僭爲其序。且以爲嘉會之招云。薛孝穆曰。詞也。而進乎道。此翁山之善言祖也。後之倡和者。亦將有攷於斯文。